

歷史與空間

站起來是東西塔

泉州有句民諺：「站起來是東西塔，倒下去是洛陽橋」。泉州的東西塔已成泉州人內心的圖騰和象徵，而洛陽橋也成了泉州人內心的典範和符號。許多外地人到泉州來旅遊，都想去看看東西塔和洛陽橋，好像到泉州沒有去這兩處古蹟勝景，就等於沒來過泉州一樣。

筆者為閩南人，與泉州近如毗鄰，可我却是在不久前才去遊覽泉州的東西塔，真是辜負了眼前的勝景。不過，其中卻有個原因，潛意識裡我總是認為，每個地方都該留點神秘，如果把每個地方著名景點都看過了，沒就有想像空間，那就太沒意思了。1993年我就讀魯院期間，幾乎把首都北京大部分的著名景點都遊覽過了，但我至今還是沒登過北京天安門城樓，因此，從某種意義上講，首都北京於我而言，至今依然是個謎，這種感覺非常好。但是，面對近在咫尺的勝景，我終於禁不住誘惑，不久前，特地去看那站起來的東西塔。

據了解，泉州的東西塔是我國現存最高的一對石塔，位於泉州市區西街泉州開元寺內。開元寺始建於唐朝垂拱二年（公元686年），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悠久歷史。寺廟規模宏偉，佔地面積7.8萬多平方米。氣魄雄奇的大雄主殿、甘露戒壇、藏經閣和東西塔，以其古老精湛的建築藝術和獨具魅力的神韻著稱於世。目前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東西塔東塔名為「鎮國塔」，高48.27米；西塔名為「仁壽塔」，高45.06米。東西塔原為木塔，後改為磚塔，再改為石塔，仿木八角攢尖頂樓閣式建築。東西兩塔體例基本相同，塔蓋上有鐵香爐、銅寶蓋，塔頂的八角翹角鐵鏈和塔刹相銜，塔刹頂裝上沃金葫蘆。塔身分為外壁、外走廊、內迴廊、塔心柱等部分。塔內中心部位為石砌八角形塔心柱，外為迴廊，塔心以橫樑、斗拱與塔的外牆相連；外壁正面設四個門，側面設四個龕，門龕位置逐層互換，以減少上層壓力；門的兩旁各刻有高2米、寬1米的武士、天王、金剛、羅漢、天神、佛弟子等浮雕造像，龕的兩旁則刻服飾、姿態、武器、表情各不相同、個性鮮明、形態逼真的雕像，五層共80尊。環塔身有簷廊，廊外有平座扶欄。塔基上有須彌座，全部用巨大的花崗岩雕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塔須彌座東腰部有39幅青石浮雕佛傳圖，故事多取材於佛經及古代印度的民間神話傳說，然後用繪畫雕刻的手法表現出來，更顯得生動、精緻、珍貴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西塔第四層東北方向的一面浮雕石像。這面浮雕石像是一個猴頭人身的形象，尖嘴圓目，凹鼻凸腮，頭頂套金箍，耳朵掛耳

環，脖項一串念珠，一直垂到肚臍，上身穿皮毛直裰，腿繫綁帶，腳穿羅漢鞋，腰掛經書葫蘆，袖子捲到肩頭頂，左手舉一支頭頭大砍刀，刀尖指向右角，刀柄有一條絲帶套在左手腕，右手握在胸前，手拿一粒「念珠」，浮雕左上角刻有「猴行者」三字。經考察研究，這個猴行者就是印度教經典《羅摩衍那》裡的猴王，叫哈努曼。哈努曼是風神的兒子，天生神力，拔山越海，一躍千里，本領非凡，而且心地善良，富有同情心與正義感，一位王子叫羅摩，受到迫害，被逐出國門，王妃又被魔王羅波那奪去，猴王哈努曼目睹王子羅摩的不幸遭遇，挺身而出，施展法力，幫助王子羅摩打敗魔王羅波那，奪回王妃，收復王位。猴王哈努曼就成為印度教的神，受到信徒的崇拜。這座浮雕刻像證明自南宋始，泉州人民就開始接受外來文化薰染。泉州人愛看猴戲，什麼《龍宮借寶》、《三探無底洞》、《火焰山》等，雖取材於古典名著《西遊記》，但兩者應不無關係。東西塔歷經千百年風雨侵襲，地震搖撼，仍屹然挺立，確實給這兩座寶塔蒙上許多神奇色彩。

關於東西塔的來歷，民間有這樣一種傳說。相傳，古代時候，泉州鄰海很不平靜，以討海為生的人苦不堪言，加上泉州乃我國海上絲綢之路最重要港口，往來船隻飽受波濤洶湧，更是叫苦連天，貿易常常中斷，為此，當時泉州知府把情況上報朝廷。經朝廷商議，皇帝遂命兩位著名建築師到泉州建造雙塔，以鎮海妖。兩位建築師本為師徒，領命而來，從而成就千古佳話。然而，師徒倆為爭奪名譽，也給世人留下了不好的名聲。據說，師徒倆奉命赴泉州，一路上，師傅看徒弟愈看愈不順眼，愈想愈不舒服，剛到泉州，師傅就約法三章，一、塔的高度和直徑以及佔地面積按照朝廷的旨意設計。二、按質按量按時完工。三、誰也不許偷看。施工之前，師傅還命人在中間壘起一堆大土堆，把一個地盤隔為兩邊，在建造中各自為戰。鞭鞭聲中，東西雙塔果然按質按量按時完工，遊人紛紛而至，人們對東西雙塔品頭論足，有的說東塔美觀，有的說西塔別緻，更多的人對西塔投來了讚美聲。聽着聽着，師傅很不順耳，當場宣佈：師徒倆要共同表演一個仙女散花節目，雙雙從塔頂跳下，為東西雙塔的落成剪綵助威！說完，師傅遞給了徒弟一把雨傘，雙雙登上了各自豎起的塔頂，然後雙雙縱身一跳。就在眾人全神貫注之際，可怕的一幕出現



東西塔 網上圖片

了，徒弟撐的雨傘四分五裂，頓時命殞塔底。此時師傅卻徐徐降落在塔下。原來，師傅撐的是布傘，徒弟撐的是紙傘，師傅故意藉機整死徒弟，真是人心叵測。故在泉州有「東塔神西塔鬼」的傳說。其實這只是一則民間寓言而已。細而思之，泉州人智慧，借此諷喻後人，以達警示。

如今，更有意思的是，在泉州安海，還流傳一年一度的中秋「燒塔仔」習俗，據介紹，這一風俗源於元朝末期的中秋節，當地村民為反抗元兵，約好以「燒塔仔」為信號，一起殺元兵。閩南地區有句老話：「三家養一元，一夜殺完全。」說的就是這個典故。活動開始前，現場已開始上演古箏彈唱、廣場舞等，附近村民紛紛趕到現場，加入歡樂的人群。緊接着，活動開始，點燃兩座磚塔裡的燃料，不一會兒，火苗就迎風「激情四射」，火舌跳躍着鑽出了磚縫。圍着燒紅的磚塔，大人、小孩都手舞足蹈起來，村民們紛紛掏出手機拍照，現場成了一片歡樂的海洋……這是多麼溫暖、活潑有趣的生動場景啊。

其實在泉州，「站着像東西塔，臥倒像洛陽橋」除了表面上是說，人長得像東西塔那麼高，躺着有洛陽橋那麼長，還包含另一層意思，即教育人，能坐着就不站着，能躺着就不坐着。也有不能懶散的意思。而我更傾向於一種內心的註解，最原始的那種詮釋和訴說。文末，我想說的是，既然說到佛教，說到開元寺，說到東西塔，就不能不說到我國現代著名的高僧弘一法師。他是我國早期研究和介紹西洋藝術的先驅者，在美術、音樂、話劇、書法、金石、文學等方面都很有成就，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藝術家。他中年出家後大部分時間居住在福建，對福建的佛教和文化藝術有一定的影響，但這個是另外話題，且容後專文敘說。

文：盧一心

赤有可聞

文：龔敏迪

關於裙帶關係

電視劇《潛伏》中余則成說了一句令人犯嘀咕的台詞：「秦皇漢武，唐宗宋祖，明十七高，清十四朝，當官的不都是裙帶關係？過去是，現在是，將來還是。」他把皇帝稱作「高」，又說清有十四朝，不知道是不是把滿洲國也算進去了？但他把裙帶關係說成是官場的普遍規律，是很深刻的，也足以讓某些憤青為之洩氣。

宋人趙升的《朝野類要》說：「親王南班之婿，號曰：『西宮』，即所謂郡馬也，俗謂：『裙帶頭官。』」這就是裙帶關係一詞的由來。只不過「裙帶頭官」，最初只是譏諷通過親親王女婿而得到官職的人。至於皇帝女婿的駙馬，還不在此列。

歐洲十四世紀才出現表示裙帶關係的Nepote一詞，這也算是中國領先於歐洲的一例吧。源於拉丁語的Nepote，最早是指世襲豪門安排到權力部門的私生子。所以，顯然也有不平和譏諷的意味。不過，對於中國的駙馬，歐洲貴族的嫡生子，人們似乎並不那麼厭惡，這大概是他們的人數畢竟很有限吧。

隋文帝伐江南之陳時，對高穎說：「我為百姓父母，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？」衣帶這點寬度，被用來形容距離之近。官場上最容易拉近距離的是裙帶。想當官首先要靠近權力中心，通過裙帶關係是最快捷的途徑。呂不韋用裙帶關係籠絡秦始皇；楊貴妃的裙帶上則有楊國忠、虢國夫人……武則天更是通過自己的裙帶爬上了皇帝的寶座，又反過來，把李迥秀作為回贈，讓他當了自己男寵張昌宗母親臧太夫人的情夫，不久，李迥秀當上了宰相！這就是日本人說的「閥閥政治」吧。

但有利就有弊，身處其中有的時候是極兇險的。衛青、霍去病通過裙帶連接上了漢武帝，但漢武帝為了兒子不受外戚的控制，又把生太子的妃子殺了！北魏也通過賜死生母，使太子擺脫母權的干擾。《莊子》說：「日出多偽，士民安取不偽！」冠冕堂皇的招才納賢雖然難以較好地實行，於是上行下效，普天之下莫不親故，率土之濱莫不裙帶，不是因為萬不得已，與外人分享豈非笑話？這當然會阻礙大多數人的積極性，不利於社會進步，更糟糕的是下屬也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勢力。於是《後漢書·蔡邕傳》載：「初，朝議以州郡黨，人情比周，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。至是復有三互法。」唐李賢解釋說：「『三互』謂婚姻之家，及兩州人士不得交互為官。」比如甲州人士在乙州為官，乙州人士在丙州為官，則丙州人士對甲、乙、丙三州均當迴避。一地之人有權勢者互通婚，即便不是，同處一地，也是很容易擁有沾親帶故關係的，所以迴避的規定到宋代又被擴大到籍貫、親屬、職務以及科舉四類；明清時期的迴避制度更加嚴格，還規定了「南人官北，北人官南」；清朝法律略有緩和，只規定不得本省為官，但想用這些措施徹底把裙帶割斷，仍然是不可能的，不僅因為舊裙子藏進了箱子，新裙子又會出現，裙帶的力量還無處不在。

《紅樓夢》有「賈不假，白玉為堂金作馬；阿房宮，三百里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；東海缺少白玉床，龍王來請金陵王。」的護官符，說明了他們賈、史、王、薛四家，通過裙帶連接起來的勢力之大。所以，一個部門裡，往往有五種人：一等人物是上級的關係戶，二等人物是本官的關係戶；三等的，是有互利關係的關係戶；然後才是幹實事的才能之士，以及目前還必須容忍的那些家伙。

電視劇中的余則成說裙帶關係：「過去是，現在是，將來還是。」是一句很清醒的話，無論東西方要徹底消除裙帶關係，至少在目前還是不可能的，只能設法要求它儘可能少一些罷了。

文藝天地

試筆

文：星池

準備

機會，是留給有準備的人。

早前，本地電視台舉辦了讓旗下藝員參與的歌唱選秀節目，眾望所歸，由一直獨佔鰲頭的鄭俊弘勇奪冠軍。此君逾十年前憑歌唱比賽入行，惜時運不濟，未能踏進歌壇，轉投電視圈，飾演路人角色，角色跟名字從不印在觀眾心上，悄悄安在其位至今。此際，在全城投票選出優勝者的機制下，他獲近七成票，除卻因發揮天賦，謙遜舉止亦為其累積觀眾緣。他曾言，仙遊的外公是其楷模，待人接物的態度均習於外公，真摯動人。最為重要，還是勝在他對歌唱的熱忱。十年沒獲公開獻唱的機會，依舊練歌，與友人組樂隊，拿起吉他，盡情享受，從沒間斷，全因喜愛音樂。正是準備足，當時機忽然降臨，自可伸手抓緊。三十歲的他尚算年輕，現已柳暗花明，看其如何把握，怎走下去。台上一分鐘，台下十年功。倘若昔日他輕言放棄，待比賽契機出現，才重投熱情練習，想必為時已晚，也代表他非真心愛唱歌。

寫作亦然，縱苦無發表機會，未得知音，仍是會繼續撰文，因為愛以文字抒發所見所感。受季節更替所感染，被四周環境的人事所觸動，自然欲筆錄下來，或坐在電腦前輕敲鍵盤。絕非為交功課或參加比賽，沒何目的，純粹鍾情文字。現時，還可把作品放在網上，與人分享。感到懷才不遇，怨天尤人甚無謂。埋首寫，練文筆，在電腦內或紙張上，滿載文字及眾多意念，醞釀出一篇篇作品。待時機一旦來臨，已作準備的人，自能較得心應手，不會讓一展能力的時刻流逝。

曾聽聞一名音樂人，在未獲賞識前，默默耕耘，作下數百首歌曲。時機到來，即可於用心栽種而茁壯成長的作品中，覓出佳作，雙手擁抱此機遇。畢竟人在旅途，尚未見終站，世事如棋，一切皆未定數。

準備，才可令人抓緊機會。



網上圖片

詩意偶拾

文：凌欣元 (香港理工大學)

楓葉情思

正是霜降風涼之時
你卻在秋天裡寫詩
微微搖晃的細枝
承載你凝望的癡癡

靈秀纖巧的英姿
是自然饋贈的麗質
層疊綻放的恣肆
是上天榮寵的恩賜

秋日，如斯
紅葉綻放得真摯

熱烈的紅色染了愛的情絲
當你飄向遠方與枝頭告辭
你做了誰的信紙
寄走了誰的相思



紅葉 李少琳攝

手寫板

文：翁秀美

一塘水墨殘荷畫

周末登山，下山路過一處荷塘，塘內顏色灰敗，花凋葉落，梗斷枝折，一派蕭疏落寞。

見此景，心中傷感。昔日唐中主李璟對着一池殘荷，痛惜生命的零落凋傷：「菡萏香消翠葉殘，西風愁起綠波間。還與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」美好的景物與人的年華容色終將共同走向憔悴凋落，珍貴而美好的一切漸漸消逝，怎不哀傷？

眼前，這殘存的生命正在安靜地遠去。水不起半點漣漪，塘邊水淺處隱見淤泥，枝條劃過的痕跡清晰在目，數根斷莖兀自挺立。向塘中望去，無數荷梗，或彎或折，重疊，交錯，纏繞，纖弱無力，另有若干殘葉貼於水面，靜止不動，彷彿閉目安睡。岸上的樹葉一旦枯黃飄落，有的委於塵土，有的隨風而去，更多是被人清理掉。塘中之荷任其衰敗枯萎，褶折疊起，輕薄如紙，有的被風霜蠶食成絲絲縷縷，僅剩葉脈，破如蛛網；荷梗低垂，折入水中，與倒影一起，組成菱形、方形及各種不等邊的形狀，無依無靠，茕茕孑立；垂下的蓮蓬，也如一盞盞蠟燭的灰燈籠，叫人憐惜。

元人劉秉忠有曲《南呂，乾荷葉》：乾荷葉，色蒼蒼，老柄風搖蕩。減了清香，越添黃。都因昨夜一場霜，寂寞在秋江上。這些殘荷，已細瘦羸弱，倘若再有一陣風，一場雨，一夜霜，恐怕連這彎折的荷梗也見不着了。

荷塘寂寂，偶有鳥兒飛來停留，又歸於靜止。一兩片半青的圓葉，鋪在水上，聚數點水珠，如淚，是否懷念昔日那風過漫水青荷舉，雨來珍珠抱滿懷的光景，那是何等豪情萬丈，意氣風發！那時，可曾想到有如今境地：門庭冷落，連歌不復聞。在荷葉挨擠擠的時候，在荷花含情盛開的時候，在蓮蓬青澀飽滿的時候，一塘的翠綠粉紅呼朋引伴，打扮了花樣年華，散開了淡淡清香，來相訪的都是暗慕其顏色與清香者吧，荷們只管歡笑着享受着，卻無法低頭，向水中，看一看自己的容顏與丰姿。當大好光陰流逝，繁華熱鬧如弦斷，如裂帛，而後悄然無聲——自然規律就是這樣不可違，給予萬物旺盛的生命，也讓它們陷入黯然的沉寂——花謝了，葉枯了，消了顏色，散了芬芳，才得以一睹自己面容，奈何已蒼老至此！殘荷對着倒影，一池的水，平如鏡，此刻做了她的妝奩，她有什麼要說的麼，是否像張先那樣空懷舊夢，「臨晚鏡，傷流景，傷流景，往事後期空記省」？還是如易安居士一般「如今憔悴，風鬟



吳冠中的《殘荷》 網上圖片

霧鬢」，懶對世間熱鬧，且假一方水面——那裡有舊夢旖旎。

殘荷身雖折，卻令人深深心折。衰老的暮年，坦然直面自己的病痛，眼淚，孤獨，伴水中憔悴之影，一天天，一步步，在水的柔情呵護裡，悄悄地淡淡地隱去。

吳冠中先生1987年的畫作墨彩《殘荷》中數莖枯枝，遠遠近近，深淺濃淡的墨色，與池中倒影一起，有一種溫潤的靜靜的優雅。先生附文道：水面枯枝交錯，殘葉與蓮蓬，蜷縮難辨形體，似無意揮灑潑散的黑塊與黑線。這些線與塊借助了水裡倒影，一再重複疊映了塊與線，虛虛實實，彷彿利用水袖強調了舞蹈的節奏，餘韻悠悠。

這樣的畫面，相當清雅乾淨，瀟灑又絕美。這種美彷彿跳出了時間，凝固了一切，是接天蓮葉與映日荷花那繁茂的場所不能支撐與駕馭的。你看她們雖然蜷縮枯槁，老態龍鍾，仍有一種氣場、姿態與韻味，彷彿生命不滅，精神不死。寂寞的凋零，獨特的情態，化作一幅清淺水墨，又縷縷清冷詩意迴旋其間，縈繞不絕。

荷之花葉出於清水。榮辱沉浮，憑水流之；死生苦樂，任水淹之。水為家，亦作塚。折損的形體，如筆，書就生命的安靜從容，流淌着別樣的聖潔與美麗，分外動人！